

心生邪念的喵星人

英国一只淘气的灰色猫咪看到正在纸盒子里休息的白猫，于是心生邪念。它悄悄地绕到盒子背后，在瞥了白猫最后一眼之后，猛地用爪子把盒盖压住。为了防止白猫逃出，它甚至一屁股坐在盒子上，还装作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

灯泡变身无线路由器

德国物理学家从一直被视为发明家梦寐以求灵感闪现象征的电灯泡中找到了灵感，通过给普通的LED灯泡加装微芯片，使灯泡以极快的速度闪烁，就可以发送数据，而灯泡的闪烁频率达到每秒数百万次。通过这种方式，LED灯泡可以快速传输二进制编码，但对裸眼来说，这样的闪烁是不可见的，只有光敏接收器才能探测。这一技术意味着，只要你拥有电灯泡，就可以获得无线互联网连接。目前全世界的电灯泡数量估计约有140亿盏。实际上，这也意味着任何路灯都可以成为互联网接入点。这项技术有个可爱的昵称，“Li-Fi”。

俄勒冈 Oregon

伦敦 London

汉堡 Hamburger

佛罗里达 Florida

新加坡 Singapore

退役飞机上的梦幻家园

62岁的布鲁斯·坎贝尔曾经是一名机械师，他用10万美元退休金买下了一架报废的波音客机，并住了进去。这架客机机身长达47米，布鲁斯买下后花十年对其进行全面改造，把它变成了一个“五脏俱全”的住所，水电等基本设施都不成问题。布鲁斯把客舱成排的座位卸掉，将它改成卧室、客厅和书房，他用机组人员的厨房做饭，还对飞机上原有的卫生间进行升级，装上了淋浴器。客机改装成的住所成了树林中的一道风景，吸引了不少慕名而来的参观者。

蔚蓝色巨大眼球

一名游客在佛罗里达州波姆庞帕诺滩发现一颗巨大的眼球，大小犹如一个小孩的头，呈现出深深的蔚蓝色，十分神秘。佛州鱼类及野生动物保护委员会将眼珠冷冻后送至位于佛州圣彼得堡的海洋研究所做进一步分析。海洋生物学家无法立即确认这是何种生物的眼珠，并期待以脱氧核糖核酸(DNA)检测分析后得到结果。学者推测可能是巨大乌贼或旗鱼的眼球。抑或，是某一种我们尚不知晓的生物种类？毕竟我们对海洋的了解实在太少了。

一条垃圾短信=1万新元

新加坡国会15日通过个人信息保护法，禁止向个人发送市场推广类短信等垃圾信息，违法发送垃圾信息的机构或个人可能会被重罚100万新元（约合514万元人民币）。新加坡这一狠招对商家来说是少了一种营销方式，却在某种程度上提高了市民的生活质量。

我闻 | Blog**一个城市两座机场**

李花生
专栏作者 (吉隆坡)

搭亚航的班机从香港到吉隆坡，降落的LCCT机场没有铺着地毯的迎接，只有Food Court“美食天地”的苍蝇飞舞。LCCT可以算是廉价航空的基地，走一圈发现最干净的是星巴克。走出机场，空调散去的这一刻，我对马来西亚的印象也像被漫天灰尘蒙染了一样。后来在马国内部晃了几日，回香港时从吉隆坡另一个国际机场KLIA搭马航。舒适的地毯和等候的区域、洁净的空气，又是另外一番模样。

同一城市，相距几十分钟车程的两个机场，却是十分迥异。如何去这两个机场的过程才是一段完整的体验之旅。

在吉隆坡的市区，有一个叫做KL Sentral的轻轨站，它的功能类似香港中环的城市航站楼。因为回程搭了马航的班机，我在这里托运行李、办登机牌。然后坐上了清凉的快速列车直达KLIA。这一路的顺顺畅畅之前，是我经历被KL Sentral延误班机的悲惨经历的后果。

原本的计划是算好时间，从酒店出发去往LCCT，继续低成本的旅行。可是，同样的KL Sentral，去这两个机场有不一样的买票地方、上车地点、列车速度和到达方式。前一次，我买到去LCCT的车票，下楼开始等。玻璃隔开我和对面去KLIA的游客，他们的等候区伴有空调，我的等候区与外相连，热气、灰尘统统扑面。他们列车3辆来过，我还在原地等待。列车终于来了，却不是直达。它一站一站地停，到某一站我还应该提前下车去转巴士。巴士又有另外一个时刻表。我下错站，再刚好错过前一辆巴士。于是重新订票，才有了机会完整地感受两个机场迥然不同的风格。

**格拉斯哥的鬼天气**

高靖越
专栏作者 (格拉斯哥)

如果说，格拉斯哥的天气是情窦初开的少女脸，这是丝毫不过分的。前一刻还是艳阳高照，晒得人脖颈发烫，后一刻就乌云密布，细雨绵绵。

天气好的时候，最幸福的事情莫过于躺在草坪上晒太阳。只要天气有持续放晴的迹象，植物园的草坪上就开始陆续有游人躺下，抓紧时间享受阳光。碧蓝的天空看起来很是高远，虽然地面上的风还算柔和，但是上空的云却爬得很快，一朵一朵形态各异，仿佛棉花糖要躲避贪吃的人的追捕。有时候，也会有一两片云飘得很低。这些云会和其他云分开层次，飞得更快一些。每次，我都固执地认为，那是外星人建造的宇宙飞船。

即使是下雨的天气，也不让人舒坦。雨丝很粘，慢悠悠地落下，很快就渗透进衣衫里，可是并不冰冷。打伞觉得多余，不打伞又不能忽视雨滴的存在。习惯了中国的倾盆大雨，这样缠绵的雨，多少让人觉得不够痛快。但倘若真是狂风大作起来，路人的头发和伞具会一起被毫无章法的怪风吹得凌乱不堪。如果伞架脆弱，也许淘气的风送给你的礼物，就是一把被翻折的雨伞。

然而，格拉斯哥的天气是一道多选题。往往早晨洗好的衣服，经历落雨天晴这样翻来覆去的折腾之后，直到下午还是湿漉漉的。因此，几乎每家每户都有附带烘干机的洗衣机。然而，烘干机也不是随随便便能用的。不同材质的衣服在烘干机的作用下，会产生不同的效果。掌握不好诀窍，180cm的成人毛衣就有可能缩水到130cm的童装尺寸。曾经遇到这尴尬事件的我，只能苦笑，怪自己太想回到过去。

**窝居梅窝**

Didi Wu
专栏作者 (香港)

这个世上大概没有比香港人更能理解“蜗居”的含义了。在香港五六十平的房子挤着一家四五口是很平常的事情，100平的房子叫豪宅。近些年香港房租不断攀升，哪怕地段“麻麻地”（马马虎虎）60几平小房子也很难找到月租一万块以下的了。

我的房租又到期了，到处看房，想到了个叫梅窝的小村。它安安静静地缩在大屿山一个面海的山窝里。没有密密麻麻的高楼大厦，大部分商店都是只此一家——一家洗衣店、一家五金铺、一家家具店，小餐馆倒是有四五家。去看房的当天我就签了约。

每次从中环下班坐船回到梅窝，好像踏入了第二个空间。它实在太不香港了，好像金融中心这些词语都跟它没有一毛钱关系，但转念想想，或许这才是最原本香港的面貌，一百年前那个平静安宁的小渔村。

周末出门走走就到了海边，坐在面海的小酒馆里喝香蕉奶昔啃鸡翅，旁边蹲着只直掉口水的小狗；再往里走走就上了郁郁葱葱的深山，经过大片的田，看竖立着的稻草人，然后一惊一乍地艳羡沿路躲在山里的美丽大屋子。有一座三层高的房子，淡米色外墙托着深红色屋顶，一副意大利南部的舒适样儿，比房子占地还大的是后花园，鹅软石小径的两边开满了一树一树白色的曼陀罗，树后隐约还有一架木秋千。

突然间想起亦舒的小说，好像有一本就叫做《曼陀罗》。来香港之前自己想象中的香港其实是亦舒、李碧华和张爱玲笔下的那样。在港的这七年，原先的印象慢慢在各种竞争与现实下变成金融业、地产霸权、忙碌工作的疲惫战场。